

## 民主黨成員參加公職 出賣了什麼？

徐庶

### 管見集

馮煒光被冠上「賣黨求榮」的莫須有罪名，正好說明了民主黨是一個「不民主黨」，黨的領導專橫跋扈，沒有考慮民主黨的公開形象和對選民的承諾。一個有志於參政的政黨，當然要遵從憲制，與政府有必要的合作，通過參與建制的機會讓黨員有機會從事公職，增長參政能力和經驗。現在，民主黨在「不合作、不參與、不妥協」的路線下，第二梯隊黨員的出路越來越窄，看不到從政前景。「賣黨求榮」的莫須有罪名，說明了民主黨第二梯隊缺乏出路的困局，也反映了民主黨走入了死胡同。

民主黨高層對於原中常委馮煒光應聘新一屆政府的副局長職位，採取了封殺的立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給馮煒光套上了「賣黨求榮」的嚴重罪名，企圖置之死地而後快。既然是開列了罪名，民主黨就應該「民主」一些，解釋一下馮煒光出賣了民主黨什麼，是出賣了民主黨的機密？還是出賣了自己的黨員，洩露了他們的隱私？還是出賣了民主黨的資產，自己貪污自肥？

### 服務社會怎會是出賣民主黨

兩年前，民主黨參加了政改方案協商，最終投票支持方案，同樣受到了激進反對派的攻擊，說民主黨出賣了「民主」。激進反對派無視政改方案推動了香港民主的進步，以「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民主黨的頭上。當時民主黨元老司徒華立即予以反擊，指出批評民主黨出賣民主者「沒有政治智慧」，他質問：「出賣？賣了多少錢，請他說出來，賣了什麼？」有激進反對派成員在旁高呼：「出賣了我們！」司徒華即反問：「賣了你？賣了多少錢？你是豬還是狗？可以賣的嗎？」

用司徒華這句話來回應李永達的「出賣論」，一樣是非常有現實性。

既然當年民主黨可以走進中聯辦進行溝通，可以共同商議推動香港民主的方案，當時並不算「出賣」。為什麼民主黨的資深黨員、中常委，希望參加新一屆特區政府的工作，為香港人服務，為改善經濟和民生服務，卻變成了「出賣民主黨」？道理在什麼地方？民主黨不是說要改善民生麼？民主黨不是說也要搞政策研究，不是也要走向執政之路嗎？為什麼民主黨黨員要履行從政為香港市民服務的心願，參加公職，也成為了出賣了民主黨呢？

參加政黨的人，第一個心願就是參與公職，服務社會。如果說，為香港人服務，改善民生，改善經濟，就等於出賣了民主黨的宗旨，那麼民主黨就等於是站到了香港人的對立面。

馮煒光和民主黨領導層最大的分歧就是：怎樣看待梁振英？怎樣看待梁振英的施政？梁振英的改善經濟和民生的施政綱領香港人都家喻戶曉，他認為制訂政策必須進入基層聽取意見，所以才聘請副局長

和政治助理，擔任這個公職，就是幫助香港的基層群眾反映意見，讓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加科學，更能卓有成效，這不是值得理性科學地進行探討嗎？

馮煒光覺得，梁振英為市民服務的志向很好。但民主黨的一眾大老卻不問情由的大肆攻擊梁振英，對他做什麼都不順眼，所以要以全力反對，要進行對抗。總之，即使梁振英做的事情為香港市民利益服務，有利於民生，有利於解決貧窮問題，有利於解決失業問題，都應該阻撓他，讓他的施政失敗。民主黨能夠向自己的黨員清楚地解釋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判斷？為什麼一定要採取這個極端的做法，而不能採取更加理性的做法呢？

### 民主黨應拋棄對抗路線

如果民主黨中央立下了這樣的不理性的立場，馮煒光就不是「賣黨求榮」，而是「促黨為民」，「促黨理性」，「改善形象」。如果說，馮煒光出賣了什麼，他唯一可以扣上的罪名是：出賣了民主黨大老專斷的權威。

民主黨號稱「民主」，在政黨的路向、

和政府的關係、人才的儲備、政策的制訂、黨員的從政出路等方面，應該體現出民主的氣氛，要通過黨內辯論，集思廣益，充分反映每一個黨員的智慧，也應照顧黨員的利益訴求和從政的訴求。馮煒光被冠上「賣黨求榮」莫須有罪名的事件，正好說明了民主黨是一個「不民主黨」，黨的領導專橫跋扈，一言堂，沒有民主的氣質，也沒有考慮民主黨的公開形象和對選民的承諾。一個有志於參政的政黨，當然要遵從憲制，與政府有必要的合作，通過參與建制的機會讓黨員有機會從事公職，增長參政能力和經驗。

現在，民主黨在「不合作、不參與、不妥協」的路線下，第二梯隊黨員的出路越來越窄，甚至希望參加立法會選舉，成為候選人，也得不到合理的競爭機會，馮煒光為民主黨經營地區二十多年，看不到通過從政之路發展的前景，希望參加公職，也是人之常情。「賣黨求榮」的莫須有罪名，說明了民主黨第二梯隊缺乏出路的困局，也反映了民主黨走入了死胡同。民主黨現在應該是反思的時候了。

## 平情論任志剛的「脫鈎」建議

周全浩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任志剛在此時提出聯匯「脫鈎」之觀點實有欠恰當。第一，任志剛為前任金管局總裁，身份特殊，影響力大。而且，現處新舊政府交接之時，其言論稍一不慎能引起社會莫大迴響和震盪。第二，現時正值多事之秋，歐債危機日益升溫，隨時有解體之虞。在國際貨幣可能出現大波動之時提出與美元「脫鈎」並不是合適時機，隨時觸發港元大波動。然而，這個制度並不是完美的，維持聯繫匯率的一大代價是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利率政策亦要仰人鼻息，削弱了香港政府對經濟周期的調整能力。故此，任志剛針對聯匯的局限提出檢討建議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近，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以中大研究員的身份發表一篇名為《香港貨幣體制未來》的學術研究文章，指固定匯率本身並非一個終點，認為香港需因應環境的變遷檢討現行的聯繫匯率制度，其中包括「脫鈎」的可能性。文章觀點震動港府，引發全城熱議。

此前不久，由立法會議員何鍾泰領導的雷曼調查小組報告剛出爐，報告譴責任志剛在處理雷曼事件中失職，斥他當時沒有採取適當措施監管銀行銷售手法及減低產品風險。雷曼報告是否公平公正實見仁見智，但由於政府換屆在即，此敏感時期所發表的報告文章讓某些人聯想到不同的政治目的。

### 「脫鈎」建議身份時機不當

客觀地說，任志剛在此時提出聯匯「脫鈎」之觀點實有欠恰當。第一，任志剛為前任金管局總裁，身份特殊，影響力大。而且，現處新舊政府交接之時，其言論稍一不慎能引起社會莫大迴響和震盪。原則上，任何離任的政府官員都不應對政府現行的政策發表意見，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第二，現時正值多事之秋，歐債危機日益升溫，歐元前景

堪憂，隨時有解體之虞。在國際貨幣可能出現大波動之時提出與美元「脫鈎」並不是合適時機，隨時觸發港元大波動。

聯繫匯率實施至今已三十年，在維持港元匯率穩定起了重要作用，亦是香港金融經濟賴以繁榮穩定發展的基石。聯匯制度能避免浮動匯率下的投機活動，並減少進出口商及國際投資者面對的外匯風險，為香港提供一個安定的營商環境。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股市曾跌至6000點，不少東南亞國家的匯率急挫，貨幣大幅貶值，只有港元安然無恙。

然而，這個制度並不是完美的，存在一定缺陷，相信大部分讀者都耳熟能詳。維持聯繫匯率的一大代價是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同時，利率政策亦要仰人鼻息，跟隨美國的步伐變動，這無疑削弱了香港政府對經濟周期的調整能力。例如近年美國經濟疲弱，聯儲局推行量化寬鬆及超低息政策，香港也被逼增加貨幣供應壓低利率，導致近年利息趨近於零，促使香港的資產(例如樓地)價格大幅飆升至不合理水平。

### 金管局維持金融體系穩定功不可沒

故此，任志剛針對聯匯的局限提出檢討建議是可以理解的，但背後是否因為雷曼報告的「譴責」，則不得而知。

雷曼事件牽涉的層面相當複雜，筆者認為其棘手之處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有異曲同工之妙。不久前，筆者於本報發表一篇題為《緣何香港變成國際炒家的提款機》的文章，提及1998年港股出現大波動，政府明知有「大鱷」在背後興風作浪卻沒有重手打擊，原因在於當中牽涉甚大，政府擔心「天下大倉」一旦撤離，難保本港的金融中心地位。2007年的雷曼事件，相信任志剛亦處於上述的兩難局面，雖知雷曼債券風險高，但因牽涉甚廣，掣肘甚大，因而有所顧慮，不敢貿然喝止出售債券。最後雷曼爆煲，金管局受到千夫所指。

無可否認，金管局在維持香港金融體系穩定功不可沒。香港平穩過渡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和零三年樓價下跌的經濟衰退時期，任志剛當年在處理銀行貸款方面的監管非常嚴謹。及至2008年金融海嘯，香港銀行也不像美國般需要政府動用公帑打救。

## 清算「麥卡錫」支持新政府

青鋒

## 美評級機構對歐債火上澆油

汪巍

報章在批評反對派政客及其傳媒時，陸續提到香港有「麥卡錫主義」禍害。現在是全面清算麥卡錫主義橫行香港、揭露其代理人在香港借屍還魂陰毒手法禍害香港的時候了。清算麥卡錫，支持新政府，這是港人的首務。

約瑟夫·麥卡錫 (Joseph Raymond McCarthy) 是美國共和黨人，1946年是參議員，52年連任。在此期間，他大肆渲染「共產黨入侵政府」和輿論界，促使成立「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非美調查委員會)，在政府部門、文藝界煽動大眾互相揭發「共產黨人」。但「麥卡錫主義」只橫行至1954年8月，因謠言止於智者，終於壽終正寢，麥卡錫只好下台，最後因酗酒肝炎而死。

花如此多筆墨介紹麥卡錫，是因為麥的無中生有、栽贓嫁禍、造謠生事、胡說「赤化」、大搞白色恐怖，在事隔60年後，在文明的香港，在候任特首梁振英的當選前後，香港反對派政客及其《蘋果日報》等，又重拾麥卡錫早已臭氣熏天的垃圾大肆編造「中聯辦操控選舉」、「起用陳冉「赤化」香港」等謠言。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僅僅是兩三個月，這種潮汐般的鼓噪和泛起的泡沫，已經隨時代的退潮和港人的智慧和喧嘩遠去。總結香港的「麥卡錫」鹹魚翻身，我們得出的經驗教訓是寶貴而深刻的。

首先，讓我們認清真假。美國的麥卡錫出發點是仇視共產黨，香港的「麥卡錫」除了仇共，還加多一層要香港特區新政府不能組班，癱瘓之、搗亂之。政客拾麥卡錫的牙慧大肆攻擊梁振英。然而，梁振英再過十餘天就會宣誓就任行政長官，民調顯示他為越來越多港人擁戴。故香港的「麥卡錫」只肆虐數月就不宜自沉，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其次，讓我們堅定一國。真麥卡錫造假本身並不反對美國；而香港的「麥卡錫」造假卻是要反對中國。他們捏造「中聯辦操控選舉」謠言，煽動包圍、衝擊中聯辦，就是只憑猜想、不問實據的直接針對中央政府，要否定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以便配合洋子變香港為反華、堵華的橋頭堡。而此種反對中國的行徑已經由陳偉業在立法會內提出的「反對港共治港」議案而圖窮匕見。

其三，讓我們清理玷污。編造一個陳冉小姑娘就「赤化」了香港的謠言，此種在香港推行「麥卡錫主義」是對香港自由社會的極大玷污，不加以揭露、批判、抵制，則愛國愛港的老一輩、中青代也屬於「整飾」之列。因此，要維護香港民主自由這塊高地和淨土，就必須群起批判、抵制香港的「麥卡錫」及其代理人和他的媒介。

其四，讓我們支持新政。政客的掩耳盜鈴是自欺欺人，「狼來了」的謊言是騙人害己，麥卡錫垃圾是如此骯髒。當我們清算香港的「麥卡錫」之後，水落已經石出，風正已經帆舉，新政府的架構在蕩滌污濁泥水之後如蓮花「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噫！新政府之愛同予者何人？相信如蓮之愛，宜乎眾矣！

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過去10多年是次級貸款垃圾債券最積極的推動者，在次貸危機前夕對「兩房」次級債券給予了一致的3A評級，目的就是引誘全球的債券購買者跳進陷阱。美國三大信用評級公司對日益發展的歐債危機火上加油和推波助瀾，一再調低某些歐洲國家主權債務的信用評級，導致了這些問題國家的融資成本急劇上升，直到完全失去市場的融資能力；從而又一次幫助美國對沖基金完成了「做空」歐元牟取暴利的投機行為。

面對處境困難的歐盟國家，大西洋彼岸的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準和惠譽按照自己的意圖輪番給他們開出了「藥方」。

2011年10月13日，標準宣佈，將西班牙長期主權信用評級下調一級，由「AA」下調至「AA-」，評級展望為負面。惠譽也調降了西班牙主權評級。惠譽將西班牙主權評級自「AA+」級下調至「AA-」級，評級展望亦為負面。2011年10月7日，惠譽宣佈，鑒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加劇，調降意大利及西班牙主權評級，評級展望均為負面。惠譽表示，下調評級的原因是歐元區危機加劇，給金融和經濟帶來了巨大衝擊，從而增加了意大利的主權風險。

就在惠譽下調歐盟國家主權評級的同時，標準和穆迪將降級之手伸向了歐盟的金融機構。2011年10月7日，標準宣佈將德克夏銀行評級自「A」下調至「A-」。10月11日，標準宣佈下調西班牙10家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穆迪則一口氣下調了12家英國金融機構的評級，導致倫敦銀行類股10月8日下跌。2011年10月7日，穆迪對9家葡萄牙銀行的高級債務與存款評級下調一至兩個等級，並將其其中6家銀行的獨立評級下調一或兩級。此外，另外兩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也於近期分別下調了多家西班牙銀行評級。

面對三大評級巨頭的降級行為，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指責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是「寡頭壟斷」。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呼籲要打破目前的評級壟斷現狀，尋求公平公正的評級。

在主權債務危機中，歐盟國家紛紛把指責的矛頭對準了信用評級機構，批評他們濫用評級大權，加劇了市場恐慌，成為危機擴散的推手之一。歐盟委員會負責內部市場和服務事務的委員米歇爾·巴尼耶曾表示，將建議歐盟禁止信用評級機構對接受救助的歐元區國家進行信用評級。巴尼耶表示，目前金融體系的薄弱狀況造成投資者過度依賴國際信用評級機構，歐盟委員會正在考慮修改相關指令，減少國際信用評級的參考作用，鼓勵投資者加強對風險的自主評估。

順應歐洲的需要，歐洲最大的戰略諮詢公司羅蘭貝格國際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計劃組建一家由25家企業參與的集團，每家企業出資1000萬歐元，建立一個歐洲信用評級機構，以抗衡美國三大評級機構。按照設想，歐洲信用評級機構對企業的信用評級費用不到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三分之一。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 西方走廊

華盛頓國會山有一條衡量白宮政績的潛規：如果中俄關係緊張、劍拔弩張，那麼白宮的工作成績是A。反之，如果中俄合拍和諧，則證明白宮工作是失敗的。因為世界上的事，如果撇開北京和莫斯科，那麼全都由華盛頓說了算；如果撇不開中國和俄羅斯，美國說了也不算。美國的「重返亞太」計劃，給日本、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等中國周邊國家發出錯誤信息，既給中國外交製造了麻煩，也給俄羅斯增加了安全壓力，迫使莫斯科推出「東進」戰略。「重返亞太」客觀上起了催化中俄更緊密合作，共同對付白宮的結果。

儘管奧巴馬、希拉里和帕內塔等美國高級官員近期連連否認美國的「重返亞太」並非針對北京；美國無意遏制、圍堵中國；白宮歡迎崛起、繁榮的中國；不會在南海爭議海域「站邊」等此地無銀三百兩言論；但美國的所作所為已經給中國增加了許多麻煩。據俄羅斯媒體披露，面對美國的「西進東歐」和「重返亞太」，莫斯科已經沒有選擇，不得不推出「東進」戰略。目前，俄羅斯已經加重太平洋艦隊在「南千島群島」的有效集結，以避免一旦東線出問題，俄羅斯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局。

## 美「重返亞太」催化中俄更緊密

### 加強合作實為白宮所迫

俄羅斯是個能源豐富的國家，近年也由此獲得巨大利益。但一個國家僅靠出口能源過日子，當然不是長久之策。事實證明，葉利欽時代完全投靠西方，仿照美國的政策，最終只會斷送自己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命脈，陷入亡國的險境。普京之所以獲得俄羅斯國民的支持，重新進入克里姆林宮，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他對西方的不屈從和敢於向美國說NO，以及致力重塑俄羅斯強國形象的舉動。要達到強國目標，莫斯科需要借鑒北京的發展經驗。另外，中國的經濟實力雖然大大提高，仍需要良好的周邊環境和俄羅斯的先進科技，中俄合作實乃白宮所迫。

莫斯科為了展示重塑太平洋艦隊軍威的願望，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擠壓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和生存空間，克里姆林宮已經在「東進」下了大功夫。大幅增加資金支持南千島群島發展、俄羅斯官員頻頻登島考察、飛行員駕軍機完成「環日」飛行等，都體現了莫斯科的「東進」決心。美國的「重返亞太」行動，已經成為催化中俄緊密合作的催化劑。普京認為，目前的俄中關係雖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還不夠，期望兩國有更加緊密的合作，並希望兩國的年貿易額能夠從2011年的835億美元提高到2000億美元。

### 兩國聯合開發航空產品

2011年，俄羅斯通過「斯柯沃羅季諾—漢河」石油管道向中國提供了1500萬噸石油；雙方亦簽訂了向中方出口電力的長期合同。目前，俄羅斯和中國在朝鮮半島局勢、中東局勢和伊朗核問題等相關國際問題上，保持了相當程度的一致，戰略合作也正發揮出引人矚目的巨大效應。兩國在國際戰略安全與穩定、核不擴散、穩定亞太地區環境等領域的積極合作，投射出北京和俄羅斯之間的巨大合作空間。更加令世界矚目的是，俄中領導人規劃的未來10年發展藍圖，正得到積極推動和有效落實。

俄羅斯的天然氣儲存量巨大，非常希望能夠開拓中國這個大市場。俄羅斯正積極動員北京，期望利用北京的充足資金，聯合開發航空、航天業的新產品。而中國的快速發展也希望獲得穩定、廉價的能源；北京日新月異的太空探索計劃極需要借助俄羅斯的經驗。普京上月拒不出席在美國舉行的八國峰會，高調參加被稱為「與北約抗衡的上海合作組織會議」，顯示莫斯科無懼華盛頓和北約名為「導彈防禦系統」，實為「導彈進攻系列」的東歐部署，向西方強權大聲說NO。「重返亞太」讓北京和俄羅斯攜手邁入新的旅程。